

新闻链接

6月20日,我校召开2016年赴西部和基层工作学生表彰会,共有56名2016年赴西部和基层工作学生代表受到了表彰。贵州省定向选调生汪程作为赴西部和基层工作毕业生代表发言。中山大学第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代表张陆祺同学分享了自己与支教团的故事,汇报了第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出征前开展的各项培训工作和情况,并代表支教团成员表达了暂别康园钟楼,耕耘三尺讲台,支援西部教育事业的决心。

颜光美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分享了自己30多年前赴湘西自治州工作及20多年前放弃海外优厚待遇回国工作的经历,对同学们放弃大城市的优厚待遇,选择西部、基层工作表示钦佩,这种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主动结合的选择正是我校“家国情怀”人才培养目标的生动诠释。



颜光美副校长及相关负责人与赴西部和基层工作学生合影

◆ 第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 张陆祺

助力西部发展 培育家国情怀

与支教团的缘分,开始于四年前支教团前辈的一次分享。彼时的自己刚刚踏入大学校门,对未来充满向往,却也伴随着迷茫和彷徨,师兄师姐的支教故事带着一颗懵懂的心走进远方,让我知道青春原来可以这般模样。壮美绚丽的西部景象,渴求知识的专注目光,简单而充实的生活,却在点点滴滴中收获感动与成长。从那时起,加入研究生支教团,投身西部建设与发展,便成为我本科阶段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三年时间的磨练与成长,不断的体验尝试和角色转变,让大学生活面临更多的选择,但仍看得见那澄澈的目光,听得见高原山间回荡的歌。

于是大四伊始,提交申请,通过面试,成功加入第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完成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也在路上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姐妹兄弟。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会上,支教团前辈曾问我们为什么选择服务西部。或是曾经短期支教经历结下的不解情缘,或是关注西部发展渴望扎根了解,每个人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生活体验,但相同的是渴望助力西部发展的梦想,和对无数个生命中“第一次”的憧憬和期待。

自去年十月份,第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开始招募至今,15名中大学子,9名本科毕业生,6名在读研究生,集结组成现在的中山大学第十八届研究生支教团,即将奔赴西藏林芝、昌都、云南澄江、凤庆开展

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

半年多以来,在我校各级领导、老师的关怀和指导下,在支教团合作伙伴和前辈的鼓励和支持中,第十八届支教团以全心投入志愿服务为宗旨,以尽快进入工作状态为目标,以我校“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十二字人才培养方针为导向,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和板块,针对支教团成员特点及需要,开展理论学习、技能培训,并参与支教团项目筹备进行,全体成员在学习和践行中不断磨合、成长,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队伍。

开展研究生支教团政策解读交流活动,明确作为支教团一员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回顾我校支教团发展历史与项目开展,重温前辈们开辟项目的艰辛,与创新服务的坚持,在感动中立志砥砺前行,不忘初心;了解支教地风土人情,学习当地常用方言,熟悉生活氛围和民俗文化,使成员尽快进入工作状态;走进中大附中,参与九天的教学实习,在各位科任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教学方法总结、备课要点学习、课程试讲体验,班级活动开展、管理方法探讨等学习目标,走进真实的教师生活,帮助成员实现从一名在校学生向合格的西部教师的转变;邀请我校青年传媒中心成员、红十字会成员,讲授微信公众号编辑运营和高原常见病急救知识,全面提高成员能力,为接下来

一年的支教生活做好充足准备;参与组织“青翼计划”藏粤青少年文化交流行,2015年中山大学支教团校友联谊会筹备执行,凝聚支教团校友力量,为社会福,为邦家光。

十八载风雨兼程路,十七届支教团196名前辈已走过了祖国西部的8个省份,薪火相传,以双脚丈量西部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十七载光阴,一路走来,支教团培育硕果累累,收获赞誉无数,形成了专业化、常态化的支教团队,锻造出了具有特色的扶贫工作品牌,更涌现出了辽宁舰上的首位女博士军官韦慧晓师姐等一批优秀前辈,在今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获评团中央十所“镜头中最美支教团”高校之一、西藏分队获得西藏自治区五四奖章。

回首过去我们豪情满怀,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继承中求发展,经验中求突破,创新常规项目形式,寻求广泛社会资源,拓宽支教团宣传平台,推动各高校经验、资源共享,我们一直在路上。

一年不长的时间,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此刻的我们拥有勇气和信念,更多了一份践行的坚定和面对困难的准备。暂别康园钟楼,走向广阔天地,耕耘三尺讲台,践行青春誓言,请母校放心,我们将带着母校的期盼和嘱托,追寻属于中大人的梦想和担当。将青春奉献西部发展,在实践中培育家国情怀,未来精彩,敬请期待。

◆ 贵州省定向选调生 汪程

奉献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2016年面向中山大学选调优秀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选调生汪程,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各位一起分享我对基层工作的一些想法。

一说到基层,可能很多高校毕业生会皱紧眉头,不愿意去。觉得基层条件艰苦,无法适应;去基层,有屈才的感觉;对基层情况不了解,所以他们毅然决然地留在一线城市拼搏,认为只有大城市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殊不知,与大地贴近,才知泥土芬芳。现在中国的大城市,人才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而基层和农村却急需人才,人才的供需极不平衡。近年来,我国出台“大学生‘村官’计划”、“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国家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服务、去工作,基层为我们大学生提供了施展本领的舞台,而我們也能在基层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才华。

很多人说,工作应该突显自己的人生价值,价值怎么突显?说到底就是利用所学去了解人民的疾苦,寻找解决办法,改变群众疾苦的生活。“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人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身的知识和才能为民众服务,为民众谋利!只有在基层锻炼过的人,才能更加真

实地了解百姓的疾苦、人民的所需,才能为群众做更多的事,真正意义上让自己发光发亮!

作为刚走出校门的有知识、有才能、有抱负、有闯劲的我们,应当站得高一些、想得深一些、看得远一些。在艰苦环境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充分发挥我们的知识优势和所学专业为基层建设贡献力量。到基层锻炼所获得的价值,短期不一定很明显,但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首人生时,这必将是我们人生道路上宝贵的财富。

或许会有人质疑,在你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否会后悔。对于这样的质疑,我想用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一句话来回答:“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独特的方式度过青春岁月,而对于现在的我们,奉献奋斗的青春才最美丽。记得之前看过的一篇题为《鞋下感悟》的文章,文中写到“穿着高跟鞋走好每一步,你才知道穿上跑鞋的时候要去哪里。”确实如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当直接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和经历的我们,会因为缺少实际经验而难负重任;只有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基层一线,我们才能熟悉民情、了解民意,才能积累

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妥善应对复杂局面。在经历了基层的摸爬滚打,经历过艰苦基层的锻炼学习和体悟后,我们那绽放基层的青春之花才会更加美丽,更加芬芳。

也有人羡慕,说从此以后你就进入体制内了。对于这样的羡慕让我十分惶恐。因为我深知,选调生身份不是一个耀眼的光环,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所谓“体制内”并非通过熬年龄就能一帆风顺,更不是萧规曹随,无所作为就能“到点提拔”。我们必须当起这份责任,耐得住乡村的寂寞,守得住生活的清贫,要有信心,不能甘于平庸,要敢于担当,把基层发展的重责扛在肩上,把群众的困难记在心里,真心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最后,我想说说此时此刻,在这里的我内心最深刻的感受。最初,我以为在走向基层的道路上少有人会与我同行,我以此为在这条道路上会受尽讥讽,但是当天看到在座的各位中大学子,与我做出了同样无悔选择的中大学子以后,我知道了,前行的道路上,我都不曾孤单,同学们,让我们中大学子风雨同舟,一起为基层建设挥洒青春、汗水,一起在基层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让我们一起大有作为!

爱国爱党矢志不忘 敬业奉献绽放光芒

——忆中山医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陈子扬同志

口述/陈明 整理/本报记者 胡文琦



中山医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陈子扬同志于2016年1月8日因病与世长辞。作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者,陈子扬副书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勉履职,早年教书育人,抗战时期从军挥洒热血,改革开放带领职工干部锐意发展,亲民为民,奋斗终生。临终前的遗愿无关个人私利,而是叮嘱家人无论如何也要替他交最后一次党费。入党七十余年,这一笔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万元党费折射出这位老党员的崇高信仰。本报特邀陈夫人陈明女士讲述陈子扬副书记的一生,和读者一起缅怀其浩然正气和高尚品格。

冲在最前面带领队伍跟敌人肉搏。他参加过博罗铁场、公庄、柏塘攻坚战,南雄油山伏击战,邓方、新田攻坚战,湖南汝城攻坚战,胡风璋堡垒攻坚战,文明圩的遭遇战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面对敌人他从没有畏缩过,每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后都转危为安,所以大家称他为“福将”。

一生忠诚不忘党 两袖清风心无愧

建国后,因为抗美援朝的需要,我先生参加了北京“协和”的接管工作,直到1957年协和医学院交中央卫生部管理后,他才正式脱下军装转业。20多年来他当过中国协和医学院政治部宣教科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工会主席、北京阜外医院党委书记、协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当改革开放后,院长柯麟同志力邀我先生一起回来中山医学院。1980年4月,我先生来到广州中山医学院任党委副书记。为恢复中山医院的正常教学医疗秩序做了大量工作,让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山医学院重振旗鼓。

在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他曾听过一些抱怨和不满。跟过他的一些中层干部曾埋怨说“因为你没出过国我们也没有机会”,但他觉得出国应视业务学术交流的需要,自己不是搞专业的,为什么要趁机会去国外风光一把呢?他没有任何谋私利之心。两袖清风,粗茶淡饭。相熟的同事给他写过一句评价:“严于律己,真诚待人,心胸坦荡,无愧人生”。

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提倡领导干部不要搞终身制,当时我先生刚过六十岁,就在这形势下离职休养了。过去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习惯了工作,适应不了离休生活。后来组织上让他担任中山医科大学咨询委员会主任、离退休干部的党总支书记,还担任广州高等学校老年体协副主席,广东省老区建设研究促进会理事等职,为党为人民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贡献一份力量。直到八十多岁,因为身体条件,他无法继续工作了,他希望能把位置留给年轻人,让年轻人在这个位置上做更多的事,这才正式退休交班。

过世之前,他留下遗愿,叮嘱我们一定要替他

交最后一次一万块钱的党费,他说:“我一生都没有为党做什么大贡献,这点党费是一份心意,望我的家人一定要替我完成我的心愿,只盼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早日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

在儿女的眼中,作为党员作为书记的父亲,无论在为人还是工作方面都展现出让他们引以为豪的独特魅力。

他们最佩服父亲的地方在于,从最初抗美援朝时期的协和医学院,到后来文革后经受重创百废待兴的中山医学院,父亲总是在困难和艰苦的时候上任,每一次都那么有魄力有干劲,总能在矛盾重重的环境下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获得同事和其他群众的认可。陈书记的儿子向记者讲述,当年他第一天调任到北京阜外医院,一大早就拿起扫帚在科室里面打扫卫生,被很多同事误以为是清洁工。他说:“我来得早,看见这里有些脏了才顺道搞搞卫生,另外也想跟大家聊聊。”于是同事们跟儿子说,对他们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位没有官架子的书记。从此以后医院里每一位员工都很愿意跟这位书记聊聊天,反映工作情况,这也正是父亲每每能在困难中做通工作,干出成绩,并获得大家认可的原因。

“东江纵队老战士为党奋斗始终如一,为父楷模育儿女和睦家风代代相传”。这是我们一家人对他的评价。



陈子扬副书记和夫人陈明

代代相传好家风 小小年纪报国梦

我先生陈子扬出生于1923年,即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两年,也正好是那个动荡的大革命时代。他从小就是一名爱国青年,从爱国青年到共产党员,他是在这个时代大环境和家庭家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我们的家乡广东梅县是著名的“革命的摇篮”,革命的传统在这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有地下党活跃,1937年抗战开始,不断有共产党员到村里开展工作,传播进步思想,在学校里给青年学生们讲革命的故事,苏联社会主义的故事。当时我先生所在的南口星聚小学是一间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大革命时期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过,后来成为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中心和进步教师的集散地,这里也是我先生最初接受共产主义熏陶的地方。

他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知道村子外大片国土的沦陷,所以在还小的时候,就有了一颗爱国救亡的心。另外,他的爱国心还离不开家人的言传身教,家庭从小对他的影响。

我先生的父亲是前清监生,从小饱读诗书,受到当时辛亥革命影响,思想上比较开明。大哥陈佩华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三哥陈琼华是中学教师,同时还是第三党(即农工党)党员,四哥陈丽华在抗战初期便加入了共产党,接受安排进入新四军。

也因为受到这样的家庭和时代的影响,他小学毕业后,积极走出去到处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到村子里的妇女夜校当“小先生”,教她们识字,给她们讲苏联讲延安;演出抗日的街头剧和进步话剧;参加农村青年自卫队护耕开渠;参加梅县民众救援会流动剧团第一分团、南口民众御武救亡会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经过长期考察,1939年初,中共地下党吸收他入党。

战火纷飞远从戎 生死搏斗勇争先

我先生加入共产党之后,在哥哥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到地下党控制的梅县西阳中学读书并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执行党交给的任务做发展党员的工作。给同学们介绍进步书刊,办读书会、演讲会、各种文体活动,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毕业后在组织安排下相继到家乡南口和广东英德任教,用教师身份做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培养教育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他教书不久,1944年英德就因为日军入侵沦陷了,按照组织安排,我们必须转移。当时我先生就带着我和另外几名同志从英德出发,徒步走了十几天,穿过了5个县,才到达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所在地,从那时候开始参与抗日武装斗争。

我现在还记得,当年打抗日游击战是非常艰

苦的,为了不干扰群众生活,游击队一般都是住在空旷的山头或老乡的晒谷场上,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时就靠篝火取暖,烤干衣物!买不到粮食或瓜菜的时候,经常吃野菜,野果甚至是野草来充饥。为打击敌人,还经常要在山区夜行军,行军时不准打手电筒,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仅仅依靠在每个人背后的树叶反光来认路,我先生说那时候“几乎天天都有战斗”。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满天飞手枪武工队”的时候,条件尤为艰苦。

他所在的这支队伍是在粤北五岭地区负责为部队搞经济给养的,通过收税给部队筹募资金,收集军事情报,打击敌人,扩大宣传,组织群众,发展和壮大部队。他和手枪队的同伴们经常背着一包钞票,但自己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从不敢多吃多用花钱。人少任务重,还经常遭到敌人伙包围堵,常常跟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他跟手枪队成员们在梅岭脚下收税的时候,突然遭到敌人包抄袭击,他带领手枪队边打边撤,被赶入“湖洋田”中,双脚深陷泥沼中走不动了,险些遭到围剿。幸好还有一队枪组配合在山顶打掩护,他们才安全逃脱。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多到数不清了,机关领导都称他们作“满天飞”手枪队,说他们是“忠诚的战士”。我先生从一名战士一步步地成长为部队排的政治服务员,连的政治指导员,营的教导员,团的政治处主任、政委。在军队里他不只做政治工作,同时还指挥作战,冲锋陷阵。每次攻堡垒,打伏击,他总是